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十五回 辜恩狠毒難逃法 守禮賢良易喪身

當下寇爺奏曰：「臣已將太子付托忠誠老僕逃出王城。是臣須以欺君一死之罪。惟臣既將太子救出，暗中撫育長成，立心保護，豈有生心陷害之理？陛下既加以罪，臣一律請以一死，何須窮究多端。惟願陛下早將太子追回，異日得以接嗣江山，臣願畢矣，今於一死，有何惜哉。」天子聽罷曰：「寡人有言在先，救出太子者乃有恩於朕。緣何數間幾次隱言？今對證分明方才實認，實乃欺君畏死之徒，如今還說此強詞硬語，欺壓於朕，好生可惱！傳旨，押出法場斬首。」忽文班中閃出一位賢臣，名孔宗翰。此人乃孔道輔之子，孔聖之後裔也，身居司諫院之職。一見天子振怒，要斬寇兵部，即忙出班奏曰：「刀下留人。陛下會將兵部處斬，倘王太子逃奔在外一聞殺害了兵部，想來未必容留於己，定必密匿埋藏，改換名姓，太子豈得回朝之日？陛下若要父子重逢，天性完敘，赦卻兵部，開恩免究，他義僕聞知主人無事，定必帶同太子回朝，以待兵部主意收留。付度情理，定必無差。懇乞陛下龍意參詳。」

神宗王聞奏，想來有理，准奏暫將寇兵部下禁天牢，敕旨王唐代權兵部之印。此人乃奸臣王安石之子。傳出旨意：「追趕太子回朝，倘有陷害太子，九族當誅。得回太子歸朝，然後赦寇兵部之罪。」

龐國丈奏上：「賞功罰罪，國法當然。今馮升不為親情隱諱，得明太子緣由，出首有功。懇乞陛下賜與爵祿，方見朝廷賞罰公平也。」

有平章閣老富紹廷奏曰：「此事差矣。此人乃忘恩負義小人，豈得加以爵祿之榮？寇兵部與他郎舅之親，況周全他命案死生之罪，有此恩德所施，反將仇報，只顧利己，不念恩德而傷害親誼之人。此等之人豈可一刻容留。」

國丈曰：「老太師之言差矣。他是出首有功之人，不加以官爵反至殺身，倘果有機謀關係於邦家者，還有誰人不畏死泄知？望乞聖上休聽富紹廷偏曲之論。」天子未開言，潞花王曰：「國丈乃偏庇黨惡之私。據臣看來，馮升乃狠毒奸徒，前既經打殺人命，已得兵部周全，毫釐不念活命之恩，不顧郎舅親情，貪利出首，復又無恥犯了姦淫，罪上加罪。如此無義狠心，畜類一般，倘賜以官爵，身登廊廟，將來為國家之患，豈可容留。懇求陛下休聽國丈之言，留此惡逆小人，以為國患。」當時天子准奏，將馮升押出西郊斬首。國丈目眼睜睜，羞慚退朝。可笑狠心小人止望出首陷害別人，只圖利己反招殺身之禍，究竟有何益哉。有詩譏之曰：

得失榮枯總是天，機關用盡枉徒然。  
害人害己由心曲，身首分開孰可憐。

住表朝廷多事，再說周勇夫妻帶同王太子奔逃出汴京城。是日身投旅店，夜中聞店內商人談說兵部寇大人為放出王太子，卻被聖上執責，囚禁天牢，只可惜救主忠良及得此孽報，受累囚禁之苦耳。是晚周勇夫婦聞此言語，周勇與妻商議，細言：「不若將太子帶轉京都，救出吾主大人，免受囚禁之災可否？」賈氏曰：「不可。今者奸佞當權，多少稽查搜察。況家老爺身禁囚中，太子倘回朝，不遭國丈之手，定然害在龐妃計謀。今幸老爺還未被害，不過囚於禁中，自有忠良搭救。不著依著老爺吩咐，說陸國舅聞得在山東，且帶同往山東青州府內吾弟處，暗暗訪著落陸國舅，將太子付交於他，是報仇有日。總然禍福只憑天降。」到次日一同登程。

非止一日得到山東。數日天風霜，歷盡艱辛到得青州府城。有周家兄弟出迎到家，見過伯叔弟兄。又有一族兄名周順詢詰：「賢弟，汝在汴京三二年之久，身進兵部大人之府，為家丁多年，如今別卻京城歸家是何緣故？」

周勇曰：「兄長未知其詳。兵部大人居官忠正，天下盡知。不料近今與奸臣作對，如今囚禁於獄中。我眾人等各散東西。是以吾夫婦也無奈回歸故土耳。」眾弟兄聞言盡皆歎惜，「久聞寇大人好官，為國安民，多行恩惠，天下聞名。可惱奸權盡害忠良，聖上昏昧不省。將來有變，吾等庶民不久俱為魚肉矣。」轉聲又問：「此位小小孩童，生得一貌軒昂，是汝何人？」周勇曰：「不瞞眾弟兄，前幾載在京城生下此兒，名喚周英。」眾人羨：「好位使雅姪兒，日後長成，大光門閭之輩。」

住表眾人多語。周勇依寇爺之言，將銀子陸續置買些田莊產業，權認太子為親生，略為按下慢表。再說神宗天子自從得明正宮太子逃出之由，終日懸望太子回朝見面，以全父子之情。講明「當初吾執正富之故，托以江山接嗣之繼」。不想三月之久，四路不見回音，思憶成一病。又覺於心有愧，一病奄奄不起。一睡至三更時候便見陸王後在牀前唾罵：「昏昧之君，還吾一命。」醒來不見，心神恍惚，不能御殿。太醫院連連進藥餌，不見應效。將將一月，龐妃娘娘見天子沉重，想來年幼之兒，怎生是好，趨近龍牀，細稱：「陛下龍體欠安，將已一月，服了大醫多少藥餌，罔見應效，不免臣妾復往太廟進香，乞懇壽元或先祖王王，庇佑得龍體安康，臣妾母子有賴矣。」神宗准奏而去。

卻說西宮娘娘鄧月蘭，見聖上一月不幸宮中，打聽真方知龍體欠安。慌忙親到正宮，已知龐娘娘不在，即趨近龍牀，俯伏下曰：「臣妾鄧氏見駕，願聖春無疆。」神宗一見，帶病離牀下坐曰：「貴妃平身賜坐，汝特來見朕何事？」鄧妃曰：「只因陛下龍駕不賜妾宮將有一月，久已未覩龍顏。此日命宮娥打聽方知陛下龍體欠安，請候來遲，罪倍加深，懇乞陛下恕罪。」

天子曰：「朕一病不起，沉重如斯，不能御殿已有一月，是以與卿隔別一月之久，休得多疑，怪著寡人。今得貴妃特來候問於朕，正見賢良為主，何罪之有。」鄧妃稱謝隆恩，又請問：「陛下龍體怎生欠安，病從何來，且諭臣妾知之。」神宗王曰：「朕本非有病恙，只因思念慈雲太子逃出王城，留落無蹤，殘賤一脈天倫，心下怎安，是至憶成一病之深。一睡熟便見陸後怨恨寡人，惟朕自知前錯，悔恨已遲了。諒來此病難療，只不久與愛卿等永別為可傷感也。」語畢，龍目中紛紛下淚。

鄧妃聞聖上說到傷情處，忍不住淚珠一線曰：「陛下休得說出不利之言，傷情之語，反動龍心不安。懇乞陛下保重龍體，臣妾等方賴有依。妾回宮勤謹，晝夜拈香於旨空神抵，與陛下禱酬，願讓壽元與陛下，方得臣民有主。」天子聞言曰：「有勞貴妃盛心，朕深感厚情。惟今天黎明龐妃往太廟進香，祈禱先帝祖王，不久該回了。只恨寡人上日欠明，過寵此人為內宮之患，心性非良之婦，是至宮內相仇，屈死良多。回憶陸後在日，六宮型化，內外肅嚴，御下有方，真乃女中賢良。恨朕肉眼無珠，一時之錯，因小小口頭之噴即幽棄於外宮，實恨悔已退，於心有愧，何忍正嫡元配死於慘傷。想來兩般懷恨，寡人病恙那得安痊？」

鄧妃含淚曰：「陛下前時已錯，難以追回，龍且自歡懷。惟今欲見太子，父子相逢，實出於萬難。如今奸佞滿朝，太子在外驚弓之鳥，豈敢還朝。他年八九之期，即有忠良保護出，豈肯將他送歸虎口？保護之人況又未明陛下之心果也念及太子否，就不敢輕將太子帶回朝。以巨妾之料如此矣。」

天子歎聲正要開言，有侍御宮娥啟報：「萬歲爺，龐娘娘進香回宮矣。」天子命西宮出接迎。鄧妃領旨而出。龐妃一見，駭然曰：「汝緣何到吾宮中？」鄧妃曰：「妾聞聖上欠安，特來請候，只因娘娘不在宮，妾不敢自回宮去。」龐妃帶怒曰：「且同往見聖上。」當時龐妃進見曰：「上啟陛下，臣妾到太廟上香，祈禱只願陛下萬壽無疆，切須淨養，懇乞勿得胡思妄想。」

神宗曰：「御妻言之有理，且更衣將息半刻再與言談。」龐妃領旨，一到後宮，詰問宮女：「鄧妃到來與聖上所說何事？有提及哀家否？」宮娥見問，想來龐氏狠毒之人，豈可將鄧娘娘之言說知？即回言：「鄧娘娘到宮請安，並無別語，只勸諫聖上保重龍體淨養，不可過慮之意。」龐妃大怒，「可惱賤婢！汝是哀家手內富人，生死由吾管下，今不直言，後日訪實，活活打殺，決不寬饒！」眾宮娥下跪曰：「鄧娘娘又問聖上緣何得病，聖上只因思憶慈雲太子不能會面。鄧娘娘回言奸佞滿朝，太子怎敢回朝，聖上休思父子重逢之言，且放心以免愁煩之意。」

龐妃聞說大怒，罵聲：「潑婦！怎敢讒毀吾父等為奸臣？」心下想來：「若執正處決這潑婦，聖上未必准依，只幸得昏君病體沉重，起坐無力，哀家只因強蠻他亦不能親身來救搭。且暗將寶劍藏於大袖袍中，出其不意，一劍斬殺，只昏君不允遲矣。」想罷計謀，袖藏寶劍而出，惡狠狠對神宗王曰：「陛下，鄧妃不遵官訓，見臣妾不在即於聖上駕前唆毀妾身，讒劾大臣，應該誅戮以肅宮政。」

西宮聞言大怒，喝聲：「可惱！姜進宮請候聖上之安，只見娘娘離宮往太廟進香，守禮不敢擅自回宮，無非俟候接迎過，然後回宮。理當如此。不料汝心胡疑，妄言讒毀，是何道理？」

龐妃曰：「現有宮娥可質。汝見哀家不在宮幃，惑亂君心，要害吾父女。惟哀家與汝並非仇冤，緣何立此歪心，要陷害吾父女？不殺汝潑婦難消心頭之忿！」鄧妃罵聲：「龐氏！汝也非正嫡之後，乃西宮所升，哀家豈懼汝父女恃寵昧惑君心，殘害忠良、陷害正嫡、謀奪東宮！豈天所佑汝狠毒賤婦！」龐婦大怒：「哀家母憑子貴，位正東宮。汝好生膽子，罵得哀家為賤婦？罪該萬死！押出殺首！」

神宗一聞爭鬧之言，心頭大怒，又見龐妃喝斬西宮，即大喝曰：「殺不得。鄧妃進宮好意請安，勸朕善為保重，並無別話干涉於汝。休得聽言宮女妄言，豈得糊辭屈殺無辜？」

龐妃曰：「昔蒙陛下叨封正院，御賜斬妃於妾，宮內有不法干犯內政，先斬後奏。臣妾今奉旨意……」言未於抽出寶劍一揮，已將鄧妃青鋒過項，一僕跌塵埃，血流滿地而死。眾宮娥、內監驚得面如土色。可憐西宮死得苦楚。

當時神宗欲救不能，起掙不得，心頭大怒，罵聲：「賤婢，氣殺寡人也！」登時一刻昏迷不醒，氣息奄奄。龐妃大驚，上前扶定呼：「陛下，懇乞保重，休得著惱。這是鄧妃應當死罪，聖上何得責著巨妾。」神宗回醒，罵聲：「賤婢休得假慈悲。既然賢淑之女，見朕躬不豫，豈得逆旨不依，擅殺西宮，激怒寡人？汝今父女做下許多不法之事，悔朕不聽忠言諫諍，至釀成國家大禍，只可惜西宮鄧妃賢良淑女送白虎口。」傳旨安葬王陵陸王後之下，掛白開喪。龐妃不悅。聖上病中不能多責。

住表宮中多事紛煩。有西宮內監惱恨龐妃奸惡，暗暗出富奔到開國公府衙，報知西宮娘娘被龐妃殺害死故，稟請老國丈待娘娘報仇。國丈鄧豹聞報一驚，問及怎生被奸妃所害之由。內監一一將情說明。鄧國丈曰：「此乃女兒自取其禍耳，這是明知山有虎，何得故向虎山行？理該一請過聖上之安，即刻還宮去，守什麼宮禮，候什麼正後。他是虎狼人，豈非自招殺身之禍。有勞侍官通知，且請回宮去，改日圖報。」內監辭別回宮。

有國舅鄧清，年方□六，含淚曰：「爹爹，吾姐姐被奸妃無辜所害，難道袖手旁觀？爹爹不理，孩兒來日入宮，假作問候姐姐，倘得遇龐妃，只假作上前下禮，身藏利刃，刺殺此奸妃與姐姐報仇。孩兒只死於國法，也得心安。」國丈冷笑曰：「小小少年還想作刺客，此乃枉送性命，只作亂刀之鬼，豈不絕了鄧門香煙？吾今自有主意：汝與母親並家人，扮作客商之民，即日逃奔出汴京，僱大舟一隻投往玉門關，威武王柴千歲自有安身之處。為父上朝隨機應變，汝一小小少年休得妄為。」不知國舅逃出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